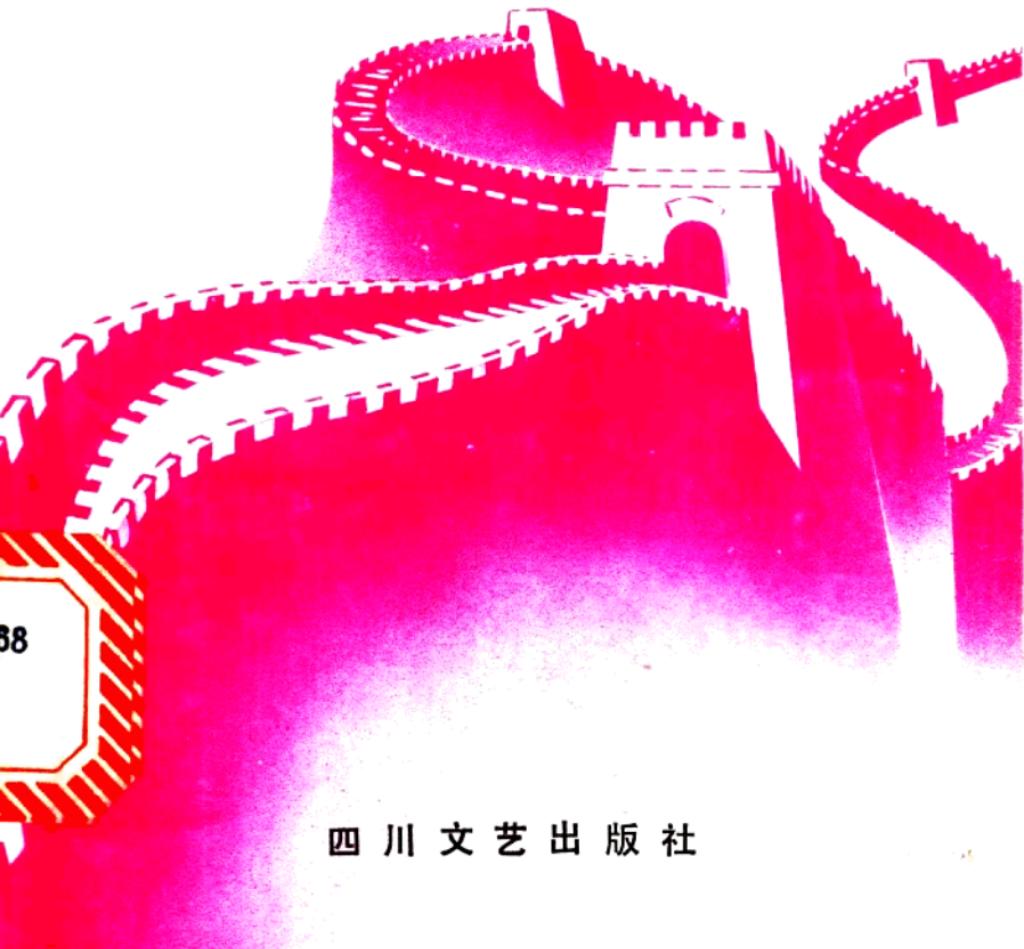




东南烟尘

(上)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中国农村文库

东 南 烟 尘

表

岳少鹏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2年·成都

(川)新登字007号

书名／东南烟尘(上、下)

编著者／岳少鹏 著

责任编辑·刘永康

封面设计·龚仁贵

版面设计·李军

书徽设计·冯先洁

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3号 邮编 610065

发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 四川省安岳县印刷厂

版次 1992年6月第一版

1992年6月第一次印刷

规格 787×960mm 1/32

印张：9.5 字数：178千 插页：4

印数 1—1350册

定价 3.70元

ISBN7-5411-0472-8/I·440

出版系农村读物
为广大农民服务

李瑞环

九〇年秋

序

徐惟诚

中国有 8 亿农民。

8 亿农民的状况，是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要因素。

致力于提高 8 亿农民的素质，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

其中就包括向广大农民提供数量足够的、适合农民需要的优秀读物。

可惜，现在供应农村的出版物，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并不是农民不想读书。

如今的农村，已经有了大批高小、初中毕业的学生，还有一些高中文化程度的新农民。

农民要致富；就离不开科学技术知识。怎样选育良种，怎样施肥，怎样兴修水利，怎样防治病虫害，怎样使用薄膜，怎样剪枝，怎样养猪、养鸡，以至各种经济作物的栽培、各种经济动物的饲养，

等等知识都是农民所需要的。

数十万个乡镇企业在农村崛起，近9000万农民进入了乡镇企业。这给广大农村带来了新的希望，也提出了有关生产、经营、管理等一系列新的知识需求。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广大农民的社会交往迅速扩展，同时也就迫切需要了解许多有关的知识。诸如法律、法规、税收、信贷、邮政、交通、电信、汇兑、票据、合同、广告等等，都已经成为许多农民很有兴趣的事情。

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家用电器陆续进入农民的家庭，农村居住的条件也正在变化之中，衣着的用料和款式，家具的式样，卫生的条件，化妆品的运用，都同前几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自然也就需要了解与此有关的许多新的知识。

农民的物质生活改善了，文化生活也要求改善。琴棋书画、吹拉弹唱、耍龙灯、舞狮子、拳术、体育、业余创作、新闻报道，在各地农村中都大有人才，更有广泛的爱好者。如何向他们提供指导，也是一件不可忽视的大事。

生活中的许多新变化，使原有的人际关系格局不断受到冲击，一些腐朽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乘隙而入，一些旧的封建迷信习俗死灰复燃。如何在新的情况下，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传统，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的良好的伦理道德规范，包括如

何尊敬老人，如何教育子女，如何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这些学问既是社会安定和进步的需要，也是广大农民自己切身利益的需要。

更重要的是，广大农民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主人，还需要了解伟大祖国的历史和现状，了解世界大势，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知识。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我们决定集中编选一套《中国农村文库》。这套文库的内容，力求通俗、简明、实用，希望它能受到广大农村读者的欢迎，对于农村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促进作用。

但是，由于我们对于做好这样一项伟大的工程缺乏经验，殷切地希望得到广大读者和各方面同志的热情帮助，大家都来出主意，才能使这套大型图书越出越好。

1990年12月2日

目 录

上 册

第一回	看斩夫死节烈火中 为救妻遇险新安江	(1)
第二回	女强盗受辱神骑营 仇道人逞威落凤山	(19)
第三回	贪美色朱勔奸亲妹 游东湖朱应掉耳朵	(32)
第四回	逞豪气赵家庄遭劫 恋旧情陆天王出岛	(54)
第五回	方百花避难入仙洞 汤三白火烧太鹤观	(69)
第六回	方百花义服仇道人 吕师良受困客店中	(83)
第七回	富求道人见美起意 白雪公主色迷朱勔	(100)
第八回	白雪娇横受创百花 吕将巧遇灵隐大师	(119)
第九回	西湖里三抢玉人儿 望湖楼朱勔施诡计	(138)

下 册

第十回	仇道人解围南湖口 玉人儿受辱众目下	(153)
-----	----------------------	-------

第十一回	小河畔爱侣显真情 秀州城英雄陷绝境	(168)
第十二回	借总兵夫人挡总兵 离虎穴狼窝陷虎穴	(180)
第十三回	普陀老母救活仇道人 虎丘山庄杀出克命星	(198)
第十四回	仇道人带伤杀秦风 戈尔瓦率兵围古庙	(212)
第十五回	擒朱勔众英雄获释 上东京二情侣结伴	(227)
第十六回	豁死亡命酒店撒疯 又羞又怒日夜兼程	(244)
第十七回	子房墓两兄弟抢人 东京城二情侣面圣	(258)
第十八回	走梁山无功反遇险 回东南准备大起义	(277)

第一回 看斩夫死节烈火中 为救妻遇险新安江

自古来都没有官家强迫老百姓看杀人的道理。但是今天，各乡里正都鸣锣通知：每户乡民必须在午时三刻前赶到县城看杀人——陪杀场。若有不去，罚钱十贯，粮五斗，苦役一月。

刚刚午时，秋阳如火，但法场上已是万头攒动，挨肩迭背，汗湿衣衫。犯人在焰焰烈日下早被五花大绑在断头柱上。高大的犯由牌上写道：“清溪县犯人方腊，借箍桶为业游说四方，妖言惑众；结连明教，串通强寇，妄图举兵反叛朝廷。经御旨钦准，就地处以斩刑。监斩官大宋应奉局钦差御办朱勔。大宋宣和二年八月十四日”。

忽然一声炮响，原来午时三刻已到。那法台上肥头大耳的监斩官朱勔站起身来，将手中的狼牙令箭高高举起，待要抛下喝出一个“斩”字，突听一声撕心裂肺的大哭响起。只见一位披头散发的妇人冲进法场，她右手提着一个竹篮，朝阻挡她的兵卒身上胡乱撞去，左手往兵卒脸上胡乱抓，嘴里又哭又骂。人群前推后拥，起了一阵骚动。

朱勔顿时大怒，将令箭甩回令箭筒，厉声喝道：“什

么人狗胆包天？胆敢扰乱法场，给我带上来！”

如狼似虎的执刑兵卒将妇人抓小鸡一样拖上前来。朱勔一看，仰天狂笑道：“方腊妻，方李氏，罪妇”，他忽然将脸一板，厉声喝道：“跪下！”

方李氏哪里肯跪，兵卒死按活按她宁愿跌倒，膝头也不着地，跌倒时还紧紧护着那只竹篮。口里不住“恶贼，禽兽”地乱骂。

朱勔挥了一下手，止住兵丁，冷笑道：“罪妇太不知足也！方腊造反，九族该诛！本官念你一柔弱女子，竭力在皇上面前保你一命；但死罪免了，活罪难饶，今天叫你来陪杀场，也本该五花大绑，本官又念你一介妇道，怎受得如此苦楚，只教你旁观一下，此时你又无故起哄，是何道理？”

方李氏止住哭声，朗声说道：“妾夫君为天下苦百姓举大义，妾愿陪夫君一死。所以未死，是为了挨到这一天，给他奉上一碗长休饭，一壶永别酒，送下一叠买路钱，收回夫君尸身，而你竟然不准。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而今，请问哪朝哪代兴过砍头时不准给犯人吃长休饭？喝永别酒？送买路钱的规矩？”

朱勔语塞。方李氏声虽不高，但音却清朗，台上台下千万人都频频点头。人群中有人喊道：“是呀，哪朝也没有这种规矩！”

兵卒们一边喝骂弹压嘈杂的人群，一面仰头望着朱勔，等他示令。

朱勔阴沉着脸默了半晌，皮笑肉不笑的问道：

“你那竹篮里，恐怕就是酒、饭、钱了么？”

方李氏不说话，只是将手中篮子往上举了举。

“凡是反叛朝廷的罪犯，都不准吃长休饭，喝永别酒，送买路钱，不准收尸，不准投生，只能打入十八层地狱，叫他永远不得翻身。”朱勔恶毒地从牙缝里迸出这句话，又立刻挤出一脸笑容说道：“只是本官天生心软，见不得女人流泪，念你至诚，就破这一回例，天大的干系本官担了！只是你不能近前，把竹篮交给兵卒递过去。”

方李氏心里骂道：“天下第一大恶人，假慈悲。”但也无可奈何，只好让兵卒从篮内取走了酒、饭和纸钱。

方李氏遥向那断头柱上五花大绑的方腊痛叫一声：“夫君呀！”便双膝跪地，叩头哭道：“夫君呀，你生得英雄，死得豪壮，妾愿你早升天界，来世再和这些强盗斗！”哭声悲惨，闻者无不凄然落泪。连刚才还秋阳骄阳的天空也罩上了愁云惨雾，呜呜地刮起了风，风声似给哭声助威。一时间，全场唏嘘出声，千万人涕泗交流。朱勔大怒，喝叫一声“斩！”刽子手鬼头刀一闪，一颗人头已咕噜噜滚下地去。

有人在人群中间唱起了那支悲惨的歌：“身丁钱，身丁钱，粮食一收全交完，拖欠身丁钱，卖儿卖女赎不完，少交身丁钱，手足上镣大堂牵；不交身丁钱，砍了头颅哪个怜？……”

朱勔狂吼道：“不准唱反歌！你们睁开狗眼看，这就是造反者的下场！再唱的，给我抓起来马上砍

头！”

人流如潮水般地涌出去。有那心慈之人眼看方李氏昏厥在地，欲向前去看视，却被那知内情的人扯扯衣角，悄声告诫道：“千万不可造次，凡本乡有和方李氏说过一句话的，都会悄然失踪，其实是被官府当成方腊同党捉了。”余人再不敢多管闲事。

一眨眼的功夫，万千人便如风卷残云般散去，只还有三五十个闲汉和一些正在收拾摊子的小商贩。一个头顶荷叶的白胡子驼背老头子挽着一个大竹篮子嘶哑着声音长声吆喝地唱道：

“葱油大饼喷喷香，尝一个买一个成一双，天下难找的好买卖哟！”

他南腔北调地唱着，逢人就递上两个饼子，有给钱的他用竹篮接着，不给钱的他也不索要。

他张张狂狂地在法场上连送带卖转了有半个时辰，手里拿着两个饼子举起来喊到：“最后两个哪个买？”

一个逛荡的闲汉粗声喝道：“给爷送来！”

“要得，给爷送来！”驼背老汉答应着转过身。刚走了两步，足下被一块石头一绊，一个踉跄绊倒地上，手上的饼子摔在地下滚了几个圆圈。老头子用手撑着爬起来追饼子，待把两个饼子重新拿在手上递过去，那闲汉只斜了一眼，吼道：“不要了，拿起滚！”

老头子固执地递到闲汉脸前说：“大爷莫气嘛，我送给你不要钱！”

“拿起滚！”闲汉恶心地瞟一眼脏兮兮的饼子，扬

手一巴掌，将两个饼子打得飞出老远。

驼背老汉大叫一声：“哎哟……我的饼子！”

闲汉们瞧着驼背老汉那一颠一跛，跌跌撞撞追饼子的狼狈相，乐得大笑起来。又有人高声喊道：“捡来滚圆圈，反正没人吃了！”却见驼背老汉将饼子捡上手，喊道：

“没人吃我自己吃了哈！”便咬一口在嘴里，津津有味地嚼着，忽然一转眼看见了方李氏，其时她已醒转，正在掸掉身上的灰尘。驼背老汉又吆喝道：“喂！大爷们儿，最后一个，送给你们要不要？你们不要算了，这位大姐要。”

在众闲汉的哄笑声中，他跑到方李氏面前，将饼子塞到方李氏手中，轻如蚊蝇地说了一句“千万不可嫌脏丢了。”又冲众闲汉扬起竹篮喊道：“众位爷们稍候，老汉去给你们拿才出炉的。”便跑出场口去了。

方李氏看着手上这沾满尘土的饼子，想着驼背老汉那句话，心中十分诧异。她抬眼一扫，见那数十个闲汉正贼溜溜地瞟着她。她赶忙自若地捡起自己的竹篮，将饼子放在篮内，低头敛目向外走去。

出了县城，走走停停，到家时已是擦黑时分。她仔细地观察房前屋后，透过树枝和草丛，她仍然看得见那些隐伏的人影。走在路上也不前不后地有赶路的人，她知道那也是监视她的。以前丈夫在时，晚上一归家，总有乡亲来串门，有的向他诉苦，有的向他提问，有的要借钱借粮，他都倾其所有。有时明教聚会，数百人便聚集在房后的山坡上，那时是何等闹

热。自从官府出告示说丈夫被抓以后，便再少有登门的人了。所以她此时一进屋便闩了门。

她点灯打火热水。尽管又渴又饿又累，她却不想吃不想喝也不想休息，只想先洗浴一番，洗净恶气和尘垢，然后将衣服换得干干净净的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后事。

洗换完毕，她躺在床上虚眯着眼睛想心事。本来，按照大宋律例，自己万无活命，但朱勔为什么不杀自己？除了让自己暂时活着，好让丈夫生前那些好友前来探视，以便把他们逐个除尽，还有没有其它的目的？

她最不能放心的就是儿子。儿子是随丈夫一道出门的，丈夫遇难，儿子能否幸免？自己一死了之，儿子才十二岁，父母皆亡，剩下的路他自己怎么走？自己勉力活着，儿子迟早会来探视自己，以朱勔的狡诈和凶狠，儿子仍不能脱魔掌！

死好活好？她苦苦地思索着，脑壳开始疼起来。但疼也得想。她忽然记起了驼背老汉送的那个饼子，和送饼子时说的那句话。她起身拿过竹篮，将饼子反复观看。除了比一般饼子多一点灰尘污垢，其余简直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也许那驼背老汉有神经病，要么和一般穷苦人一样，爱粮如命而随口说出的一句话吧。”她这样想着，随手将饼子丢进竹篮，又躺在床上想生与死的问题。想了很久很久，仍是觉得死了不放心，活着不顺心，倒觉得肚子饿得疼痛起来。不禁又起身拿起那个饼子来看，想起青黄不接时有多

少人吃树叶草根充饥，她便顺手从枕下摸出一柄尖刀，轻轻地刮去饼子上的灰尘，又去灶房里舀来一碗刚才温在锅里的开水，想将饼子掰开，撕成小块泡热了吃。可刚一掰开，就见中间出现一个夹心，再用指头轻轻一拈，原来是一张折起的纸，抖开一看，那粗犷遒劲的字一下子抓住了她的心：

“明示吾妻，勿信朱勔假戏。吾与儿皆安好，快回家准备，今夜三更后来取你。腊字。”

她不相信地读了一遍又一遍，眼泪在不知不觉中像断线的珍珠滚落下来：“妾明白了，全明白了。明白了朱勔这恶贼为什么不让妾近前，原来他搞的全是假把戏！今夜三更夫君就要来救我，哈哈哈哈！”她说着，说着，情不自禁地又尖声笑起来。但她笑声未绝，突然从地下钻出来一个人，立在她面前，疾如闪电地伸手抓走了她手中的纸条，瞟了一眼，阴毒地笑道：

“哈哈哈哈！今夜三更后……对头！老子等了这么久，终于没有白等！哈哈哈哈！”随着这中气充沛的笑声，他的背后又多了一个人。

“你……们是什么人？从哪里钻出来的？”

她望着这鬼魅似的人影，像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里。她什么都明白了，反而镇定下来。

“我们是正南奇北的朝廷命官，为了擒获反贼方腊，从后面山坡掘了一个洞直通你床下！”

“嘿嘿！几十天了。尖嘴蚊把脸咬肿了都不敢拍一巴掌，生怕惊动了你！老子今晚熬出头了！”他恨恨

地边说边摸着满脸乌疙瘩。

“秦统领不要着急，汤某晓得你还缺一个统领夫人，到时我在御办大人面前保你成就好事，只是得等擒了方腊才成。哟！你把那明晃晃的刀子捏在手上想干什么？”他口里说着，早已出指如风拈走了方李氏手中那把刀子，阴毒地笑道：“你用不着寻死，跟着方腊担惊受怕吃了苦，现在要过富贵日子了！”

“只要我和汤统领肯向御办大人讲情，决不会伤害你！”他就是应奉局的神骑营统领秦风。这会儿他色迷迷地盯着方李氏；献媚地说。又一屁股坐在方李氏身边的床沿上。

从京师来的御林军副统领汤三白一拍秦风肩膀，戏谑地说：“回头你再来找她玩吧。这阵得去准备那头，向御办大人报告好消息！”

两个人并肩走出大门。秦风又马上跑回来，用足使劲跺着地面，向床下喝道：“眼睛放尖点，不能让她寻了短见！不然要你们的狗命！”说罢，这才大步追出门去。

方李氏一下子虚脱地仰倒在床上，无力地闭上了眼睛。

先前苦思不通的问题刚刚被饼子内那张纸条给打通了，现在又出现了更严峻的问题，使她心里如油煎一般难受。

飞逝的时辰不容她细思慢想万全之策了。三更转瞬即到，夫君娇儿就要为她进入狼牙虎口了。她心一横，强挣起身，到柴屋里拖出一捆捆干透了的柴